

没有结局的爱情

——评樋口一叶的感情经历及其作品《浊流》的影响

胡媛媛

(四川外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19世纪末日本优秀的女流文学者——樋口一叶,在其短短24年的生命旅途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身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欺凌,喘息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生活状况。本文欲分析一叶自身的感情经历及其作品《浊流》的影响。

【关键词】樋口一叶;感情经历;《浊流》;人物设置;影响

【中图分类号】I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1-0040-04

2004年11月,日本银行时隔20年再次发行1万日元、5000日元和1000日元面值的新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5000日元面值的新钞正面将采用明治时代女作家樋口一叶的肖像。这是女性形象首次出现在日元货币的正面,平民作家樋口一叶也因此成为改写日元历史的女性。她为什么能在日本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取代像新渡户稻造这样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而出现在5000日元的货币上面呢?樋口一叶的入选,自有其独特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作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她在短短24年的人生旅途中,创作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现状、关注日本女性的优秀作品,成为当时妇女社会角色转变的先驱。

一

那么,她是怎样度过其如同昙花一现般短暂的令人惋惜的一生的呢?樋口一叶,原名樋口奈津,也写作樋口夏子,1892年在同人杂志《武藏野》上发表处女作《暗樱》时初次使用笔名一叶。作为明治女流文学第一人的樋口一叶,1872年出生于东京。青海学校小学高等科退学后,于1886年进入中岛歌子的和歌塾——“荻之舍”开始学习桂园派和歌,这期间接触了大量的日本古典文学,使其具备了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1889

年,经商破产的父亲留下累累债务而病死,使一叶不得不用自己十七岁稚嫩的双肩挑起照顾母亲、妹妹的重担。1891年,师从朝日新闻记者半井桃水开始学习小说的写法。以1892年发表《暗樱》为标志,迈出了作为作家的第一步。迫于物质、精神上的压力,1893年她迁居到贫民聚居的下谷龙泉寺町生活,在邻近妓馆的街上开了一家以儿童为对象的小杂货铺。一叶的这段经历使她切身体验到了喘息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大众的真实生活情形,为她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素材。从1894年12月发表《大年夜》到1896年1月完成《青梅竹马》,在这被和田芳惠称为“奇迹时期”的14个月中,一叶为我们留下了《行云》、《浊流》、《十三夜》、《岔路》等深刻反映明治社会真实场景的优秀作品。1896年11月,由于长年的困苦生活及感情上接二连三的打击,年仅24岁的一叶身心交瘁,被肺结核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二

在一叶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涉及感情,但几乎都是在不美满的结局而告终。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巧合吗?难道悲剧的结尾更能打动人心吗?认真分析其作品,不难发现,一叶常常把身边的人、事作为素材写进作品中。因此,一叶笔

收稿日期:2005-08-15

作者简介:胡媛媛(19 -),女,四川外语学院在读日语研究生。

下主人公的爱情命运就不可能脱离她自身经历过的坎坷、不幸的情感轨迹。在一叶短短的一生中，主要经历过两段感情的波折。

在一叶的少女时代，父亲则义曾为她物色了一个结婚人选——涩谷三郎。三郎是一叶家的同乡山梨县人，是她家恩人真下专之丞妾室的孙子。因此三郎常出入一叶家，与其交往甚密。随着明治维新的深入，出现了以扩大人民权利和自由、反对藩阀政治为目标的自由民权运动。这时的三郎正值青春热血沸腾的年龄，积极参与了这场政治运动，并成为多摩市政治结社——融贯社的自由党员。一叶深深被三郎这种投身政治运动、燃烧青春梦想的行为吸引，他理所当然就成为了一叶心中的第一个男人。一叶的父亲则义事业失败后，欲将她托付给前途有望的青年三郎，并为两人订下了口头上的婚约。可就在这之后不久，则义不仅因病去世，还留下了巨额的债务。当三郎得知一叶家破产的消息后，单方面撕毁了婚约。一叶的家人对三郎的这种利欲熏心的做法愤慨万分。虽然一叶没有像母亲、妹妹一样的愤怒，虽然一叶对三郎的感情还只是淡淡的，虽然两人还没开始真正的恋爱，但一叶年轻的心还是被伤害了，精神上也受到了冲击。可以说由此在一叶的心中就开始萌发对男性的不信任感，也可以说由此就开始影响她笔下许多主人公的爱情命运。

一叶19岁时，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也是最令她难忘的男人——半井桃水。当时的桃水是东京朝日新闻社的小说记者，靠写面向大众的通俗小说为生，独自照顾弟弟浩、茂太和妹妹幸子。本无交往的两人是怎样相识相知的呢？原来是通过一叶妹妹邦子的朋友野野宫菊子的介绍，一叶的母亲帮桃水家做些缝补、洗涤的活儿。当一叶得知对方是朝日新闻社的小说记者时，受歌社中师姐田边花圃刺激准备靠写作为生的她在得到母亲的同意后，带着几篇习作去拜访了桃水。那是1891年4月的一个下雨天，对世事无知、很少接触男性的一叶从见桃水的第一面起就立刻被他吸引了。因为他是一个体格健壮，谈吐从容的美男子。桃水对自己为了养活家人，不得不写迎合大众、充满戏作味的通俗小说而感到难过，并真心劝告一叶即使是男子靠写作为生都很困难，还是另谋职业好。听了这些话的一叶再次被桃水的真诚所打动。从小离家，体验过贫苦生活的桃水对一叶十分同情，决定尽力帮助她。时隔一周，两人第二次见面，桃水认真看了一叶的

习作后指导她由雅文体向符合大众口味的通俗文体转变，并且还打算为她介绍朝日新闻的主笔小宫山桂介。一叶又一次被桃水对自己真切的关怀所打动。她说：“有些人第一次看是好人，但第二次就不一定了。前日拜访过的老师，今日又让我觉得更加亲切，真是这世上的好人啊！”对桃水加深信赖的一叶从此就常到桃水家去，得到了在别处得不到的温暖与帮助。

可就在一叶渐渐对桃水产生感情的时候，突然被关于桃水不好的传闻打乱了心际。从野野宫菊子口中一叶得知：桃水妹妹的一个名叫鹤田民子的女同学也寄宿在桃水家，并与桃水发生了奇怪的关系，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千代子。这一传闻使一叶十分震惊，足以击垮她刚刚燃起的爱情的火花。虽然后来桃水向一叶讲明了千代子是其弟浩与民子所生之女，但从一叶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到死都坚信千代子就是桃水的私生子。与其说“民子事件”是两人关系的转折点，不如说是一叶在感情上对桃水不信任的开始。从这以后，一叶就不再把桃水作为终身伴侣的对象看待而仅仅作为老师看待了。1892年6月12日，在中岛歌子母亲十日祭的聚会上，一叶被同门的伊东夏子责问她与桃水的关系。虽然一叶发誓说“我心中无愧，是清白关系”，但经伊东夏子一说，歌社中其他人都开始怀疑两人的关系。有钱人家小姐聚集的“获之舍”平时就对男女间的闲话和丑闻十分感兴趣，甚至连作为老师的中岛歌子也开始谈论起来。为此，有强烈伦理感的一叶不得不开始顾虑两人的关系。想不到办法的一叶本想找老师歌子好好谈谈，哪知却从她那儿听说，桃水到处宣扬一叶是其妻子的事。一叶对歌子的话深信不疑，并在她面前表现出对桃水的极度愤怒，以示自己的清白。还当场与歌子约定好第二天就去找桃水绝交。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笔者认为这是一叶被当时封建的伦理观、婚姻观所束缚的必然结果。婚姻在当时被看作家与家的结合，是不可能依照个人意志自由决定的。因此，恋爱是不被允许的，作为女子必须十分重视贞操。一叶家虽是没落的士族，但也十分重视封建的伦理。作为士族之女，如传出绯闻，会被当作失贞而遭世人非难。即使对方是自己喜欢的人，也被看作是家庭的耻辱。所以，在这样男女不能自由交往的时代中，女性的情感只能被压抑。就这样，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一叶向桃水提出了绝交。绝交是一叶为了

让歌社中谣言停止所作出的一个苦涩的选择，也是当时社会所造就的一个悲剧。从此，对桃水单相思的爱就被一叶深深封存在了自己的心中。想爱却不能爱、不敢爱的一叶，终因心中极度压抑，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终日在苦闷中度过。

三

《浊流》于 1895 年 9 月发表在《文艺俱乐部》上。它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新开花街中菊井楼的一位招牌姑娘阿力，在一个下雨天，认识了一个自称无职业和妻儿的男人——结城朝之助，这之后渐渐成为相好。另一方面，阿力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了以前相好——源七的来访。源七原来是开被褥铺的，因常到菊井楼去玩，最终为阿力散尽家产，落魄成做苦力的，与妻儿过着贫困的生活。可即使是这样，源七心中依旧忘不了阿力，常常来看她。甚至为了阿力与妻子阿初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逼得阿初带儿子太吉离开了家。几天后，在新开花街出现了两口棺材，人们都在议论源七与阿力是商量好情死的，还是源七逼阿力情死的……

《青梅竹马》中的美登利、《十三夜》中的阿关，《岔路》中的阿京，这些一叶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或多或少能发现一叶的影子，但是，在她们当中，身处逆境依旧顽强抗争的《浊流》中的女主人公阿力却被认为是一叶的分身。因为她的身上浮现出了一叶的性格、心理以及经历。阿力与一叶一样具有鲜明的个性，一样受生活所迫，喘息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一样经历过两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叶正是通过阿力来高喊对社会、对自己不美满一生的控诉之音的。

《浊流》中的女主人公——阿力，她是菊井楼“独一无二的招牌姑娘”，“凡是到这新开花街来取乐的客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菊井楼阿力的大名的”。阿力从作为菊井楼的阿力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她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美满、幸福的爱情的。在阿力的一生中同样经历过两段感情，也同样有两个在她生命中占重要位置的男人。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在一个下雨天，被阿力叫进菊井楼的客人——结城朝之助。这个自称“浪子”，一无职业，二无妻小的男人，是使阿力初次见面就打心里爱上了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身体魁梧，说话时不慌不忙，态度从容，连那

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也好像有一种威严似的，令人发生好感”读着读着我们脑海里仿佛出现的是一叶初见桃水时留下的印象。不错，一叶正是通过桃水这个原型来设置朝之助这个人物的，也正是通过阿力对朝之助爱的表白来抒发现实生活中深深压在心底的对桃水的爱。“初次见你的时候就打心里爱上你，连一天不见你的面都想坏了”，“阿力也不知怎地很喜欢他，三天不见面就写信给他”，“可能因为我是个多情的人吧。这些夜里没有一夜不梦见你。有时候梦见你娶了太太，有时候梦见你从此不再来串门了，还有许许多多伤心的梦”。这一字一句难道不正是一叶对桃水深切的爱的表白吗？朝之助在阿力心里是一个可信赖的人，这也就是阿力为什么会向他原原本本道出自己家世的原因。阿力也把他当成自己与源七激烈苦恋中，能使自己暂避风雨的港湾。这与不遗余力在生活、写作上帮助一叶的桃水是相象的。朝之助在阿力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与桃水在一叶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也是一样的。朝之助、桃水永远只可能是她们的依靠，而不可能给她们一段幸福的婚姻。

我们再来看看源七。可以说在《浊流》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阿力与源七关系的部分。源七——“黑皮肤，大高个儿”、“除了心眼好以外没什么长处，一个呆呆板板，没什么风趣的人”。过去开过被褥铺，那时常到菊井楼去玩，后来却为阿力把家产挥霍一空，沦落到靠做苦力为生，即使是这样，还对阿力念念不忘，最后与妻子发生激烈争吵，逼得妻儿都离开了他。最初读《浊流》时，对一叶设置源七，从开铺到沦落为苦力，再到即使逼走自己的妻儿也从未放弃过对阿力的爱的这种执着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用来讽刺当年三郎撕毁婚约，对一叶的无情。也许一叶也正是羡慕源七的这份执着，来想象当年三郎即使遇到困难也一心一意对待自己，稍稍弥补一点对自己第一段感情失败的遗憾吧。

但是源七的出场仅仅是为了反衬三郎的无情吗？再次品味《浊流》，笔者渐渐明白了一叶用心良苦设置源七这个人物的真正用意。如果说一叶是通过朝之助之口来说出对桃水的爱的话，那么就是通过源七来为自己的这段不可能有结果的爱情找到出路的。

有评论家认为阿力不愿见经常找借口来菊井楼的源七，是因为对落魄了的他已经没有感情了。但

笔者认为，虽然阿力口口声声说“那不过是过去的一场梦，如今一切都忘光了，连‘源七’那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我也想不起来了”，但她心中依旧深爱着源七。她之所以拼命压制自己的感情，假装对源七冷淡，是因为她觉得是她使源七破了产，落魄到作苦力这样悲惨的地步，也是因为她破坏了源七的家庭。这难道不是和为了平复谣言、为了保住土族之女的面子、为了不至于让家族蒙羞，而表面与桃水绝交、刻意压制自己的感情、只在心中默默爱着桃水的一叶一样吗？

小说的结尾，以人们议论源七与阿力是商量好情死的，还是源七逼阿力情死的而告终，留给人们无限的思索。笔者认为他俩是商量好情死的。这种结局不但是必然的，而且它也升华了两人的爱情。

“被恋火燃烧着身子”，试图死心的源七一次次的失败了，最终他坚决的让妻儿离开。这也许是他下

定决心不再连累家人，选择死亡的标志吧。而同样为了这段感情倍受折磨的阿力也发出了“要是能够的话，哪怕是唐土也罢，天竺也罢，真想一直走到天涯海角去。喂，烦死了，烦死了，怎样才能走到听不见人声、也听不到别的声音的一片寂静的地方呢？要是能走到自己的心和一切事都懵懵懂懂、不需要再伤心劳神的地方，那该多好啊！”这样的呼声。阿力生来就注定了她是不可以选择平凡婚姻的女人。源七与阿力只有通过死，才能真正到达爱的净土，也只有死才是这段感情唯一的出路。一叶终于通过源七与阿力的情死，来为自己与桃水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结局的爱情设想了一个看似完美却很苦涩的结局。因为在现实中，一叶不可能与桃水结婚，也不可能丢下自己的寡母、弱妹而为桃水殉情。深深了解这种想爱又不能爱、不敢爱痛苦的一叶，最终为源七与阿力的爱放了一条生路……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樋口一叶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 [2] 泽田章子「一叶伝——樋口夏子のア生涯」新日本出版社。
- [3] 「樋口一叶」澤田章子 新日本出版社。
- [4] 「樋口一叶研究」吉男精一 新潮社。
- [5] 「樋口一叶——作家の軌」松坂俊夫 東北出版企画。
- [6] 「樋口一叶」(新潮日本文学ルバム)新潮社。
- [7] 「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講談社。
- [8] 「新総合国語便覧」第一學社。

Endless Love: Ichiyo Higuchi's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Its Effect upon Her *Himeyuri No Tô*

HU Yuan-yuan

(Sichuan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As an excellent female Japanese writer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chiyo Higuchi left many excellent novels in her twenty four years of life. Her novels show the real living situations of Japanese females oppressed and bullied under the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and breathing in the lowest layer of the socie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Ichiyo Higuchi and its effect upon her novel *Himeyuri No Tô*.

Key words: Ichiyo Higuchi; Emotional Experience; *Himeyuri No Tô*; Character Establishment; Effect

(责任编辑：张俊之)